目　录

第一辑　脚印集

写在水上的诺贝尔
——斯德哥尔摩断想……003
在西贝柳斯雕像前……007
玛斯科瓦……010
心灵的故乡
—— D.H.劳伦斯故乡行……014
山水的润泽
——在劳伦斯作品的风景中散步……021
英国的旧货市场……029
惹不起的英国穷“大爷”与恐怖问题……034
诺丁汉大学城……043
阶级与文学
—— 闲谈奥威尔、吴尔夫和劳伦斯等……053
心在高原
—— 苏格兰漫笔……063
结缘西澳……067
9·11，人在纽约……072

美国的“毁车文化”……075
布拉格随感……078
伏尔塔瓦河的水音……081
巴塞尔寄情
——我的小城情结……085
莱茵河畔小书屋
——IBBY之行……090
流连港岛书肆……094
过眼烟云也留痕
——走过越南……097

第二辑　清灯集

激情之根，理性之树
——读《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19
“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
——在英国感受奥威尔……124
幽默·流亡·爱
——《尤利西斯》三题……132
流行与坚守
——写在《哈利·波特》和《指环王》闪亮登陆时……135
断代的感喟
——从《走近歌德》说起……139

人文的底色
——《纪德的态度》……142
读人格与“追星”
——关于梁宗岱……145
这书名译得不明白
——关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49
挥霍忧虑
——读《一苇集》……153
升华的辉煌与残酷
——《蓝色的爱》……156
救助心灵的阅读
——非典期间的几本小书……158
小说的香火……161
奶酪与臭豆腐
——关于“奶酪”和韦尔奇自传热……164
青春就这样被感动
——我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感动过……169

第三辑　心性集

冬季良心
——《情系英伦》……177
似听天籁
——《劳伦斯随笔集》……180

珠棂之缘
——《劳伦斯散文精选》……183
血韵诗魂虹作舟
——《虹》……187
荒原上的苦难历程
——《恋爱中的女人》……192
爱与乌托邦的幻灭
——《袋鼠》……196
废墟上生命的抒情诗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译序……202
劳伦斯的画……214
我的另一条命
——《心灵的故乡》……218
好大一棵树……223
边之缘之缘（后记）……231



第一辑

脚印集

Landiaoyincong

001






写在水上的诺贝尔
在西贝柳斯雕像前
玛斯科瓦
心灵的故乡
山水的润泽
英国的旧货市场
惹不起的英国穷“大爷”与恐怖问题
诺丁汉大学城
阶级与文学
心在高原
结缘西澳
9·11，人在纽约
美国的“毁车文化”
布拉格随感
伏尔塔瓦河的水音
巴塞尔寄情
莱茵河畔小书屋
流连港岛书肆
过眼烟云也留痕





写在水上的诺贝尔

——斯德哥尔摩断想

记得书上说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是这样写的：这里埋的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

对这句话，我们的文学教授们始终莫衷一是。由于激赏济慈，这道难题便始终绕心不去，以至于红尘滚滚中济慈的诗句渐渐为细细尘埃掩蒙，这句墓志铭还顽强地在我脑海里凸现着。

那个晴好的夏日，身不由己地上了船，出芬兰湾，跨波罗的海向斯德哥尔摩驶去。

极地的天光水色，浑然一体的绝不是在温带和热带所熟见的那种幽蓝。北极的海和天都泛着青白，让人生出淡淡的凉意。我想那定是因为这里的天和水从未彻底化冻的缘故。习惯了南中国海那种烈日下燃烧着的蔚蓝，忽然置身于北欧这清冽的淡青色中，恍惚觉得从坚实的现世化入了梦幻蜃景。

沿海岸一路雾霭迷蒙，一忽儿劲风吹过，云开雾散之时，会发现一座座郁郁葱葱的小岛，岛上点缀几座红顶洋房，若隐若现如童话世界。寂寥的一色天水，会让人生出怅惘，更会对茫茫大海上的雾中岛生出向往与亲近。与干枯绝望的大漠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浮在水烟之中，一样的让人绝望无助。沙漠中的孤独是惨烈的，海上的孤独虽然美丽凄清，却也是一样的无望。这时我想到了“写在水上”这个字眼儿，它与“写在沙漠上”是一样的。

当我们的游船靠岸，透过水雾与斯德哥尔摩城相遇，那种幻觉依然。我隐隐觉得斯城像海上蜃景一般。

即使车子行驶在斯城中，我仍然恍恍惚惚。

这是因为，斯德哥尔摩就建在水上，是由一座座小岛连在一起的，连起它们的是七十多座桥梁。

斯城中遍布古建筑群落，构成了一幅幅典型的北欧风格油画，苍劲而优雅。它毫无大都市的喧哗和尘世的匆忙，倒像一座座丽日天光下的建筑博物馆一样，没有浓艳，没有雄伟，只有淡泊与精致典雅。远远望去，的确像浮在淡青色水面上的一座座童话城堡，可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北欧风光”吧。北欧的迷人之处并不仅仅是云淡天高、明丽秀朗；不仅仅是绵亘无垠的苍茫林海，还有这青色水天之间的童话氛围。从热烈的南欧和浓艳的中欧走入这淡雅宁馨的北欧，人会变得平和宁静、心智超然，像这水，像这天。

那天随着人流一座一座古建筑看过去，走出一条古玩店铺鳞次栉比的古老胡同，眼前是一个小小的广场，一点都不起眼。见到有几条木椅，便想坐下歇歇脚。

那片石子铺成的小开阔地（叫它广场太抬举它了）及四周的二三层旧建筑实在太普通，你不会留心去专门看上一眼的。

可这时陪我们的芬兰朋友漫不经心地随口说了一句话，几乎令我一跃而起——“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办公的地方，在



斯德哥尔摩，写在水上的古城。

这儿定下来，到别处去宣布。”

我几乎与这座楼失之交臂！失之交臂其实是件太容易的事：它模样太普通，门口连个说明牌子也没有。可能，瑞典人并不想让这楼成为一个令人驻足的游览点吧。即便有个说明牌子，又会有多少人在此驻足呢？这样平平淡淡，却在不时地发出令全世界文学爱好者关注的消息。我甚至说不上它的正式名称，只会随大流叫它“办公的地方”。在它跟前，我是一个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和任何一个对文学并无兴趣的人一样，我用不着费心思知道它的名称。这就叫“咫尺天涯”吧？我应该关心的是哪个名字在这儿被“决定”下来，我去买叫那个名字的人写的书来读。

于是我随手拍了一张照片，随着人流离开了这座应该叫文学圣殿的二层小楼。

后来人们又带我去游了斯市市政大厅，外观的古朴与内景的堂皇看上去很别致。朋友在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大厅的历史，又说之所以外面裸露着红砖，是因为原本设计要装饰得富丽辉煌的，建至一半时设计师认为这样更别具一格，就令其裸露，反倒出奇制胜，令人流连。直到快要离开市政厅时，我才被告之，这里是向全世界宣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地方，庆典宴会就在这里举行。我确认宣布评奖结果的地方就是那座金灿灿的小台子后，匆匆上去拍照一张，又匆匆出去追赶我们那一队游客。这次又几乎失之交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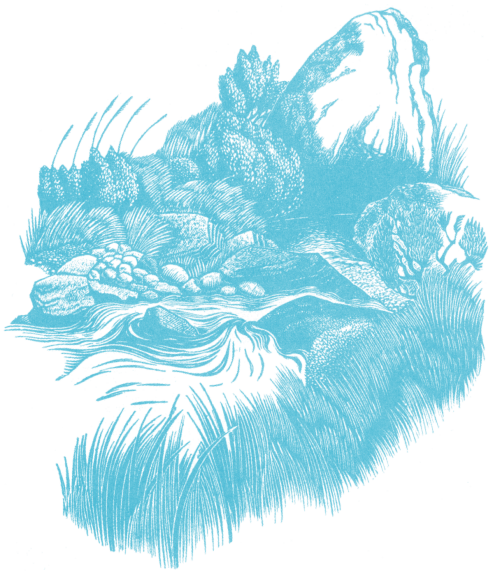
当我们乘坐的飞机把那座写在水上的名城及其烘托着、笼罩着、弥漫其间的淡青色氛围远远甩在身后时，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切亦同那淡青的、没有完全化开的天光水色一起彻



如此平凡朴素的小楼，诺贝尔文学奖就在这里诞生。

底重新洗刷了先前脑海中与之相关的辉煌神圣色彩。随之，在我那五千年的祖国里耳闻目睹的所有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旦旦信誓、不屑一顾和对中国不公的铿锵义愤，也化作无可奈何——我们那里有的是黄土地的浓艳、黑土地的沉郁、红土地的热烈和骄阳下大海的灼烫与湛蓝，在那种色彩中对诺贝尔的想象是难以与这极地的淡青色吻合的。时空的阻隔常常令人徒劳地扼腕，而刹那间时空交错中的顿悟又是那么稍纵即逝而无法理喻。只有对色彩的记忆难以抹去，执着地踯躅于心眼。

至此，我想我直觉到了“写在水上”的意思，但它仍然难以溢于言表。就让它与这种色彩和光影一起留在心目中，随着雾霭霏霰和潋滟浐粼若隐若现。



在西贝柳斯雕像前

芬兰出名的东西是芬兰浴，有名的人是西贝柳斯。但外界知道芬兰浴的人比知道西贝柳斯的人多得多。

但我一想到芬兰就只想到了西贝柳斯，而且从不把西贝柳斯与芬兰浴连在一起，尽管西贝柳斯可能天天要洗芬兰浴。

芬兰浴那热烈、火爆的世俗气息绝不属于西贝柳斯的音乐。《芬兰颂》、《土奥涅拉的天鹅》和《悲伤圆舞曲》这几部传世的西氏大作，沉郁、凝重、充满内在的张力，即便是《芬兰颂》中反复再现的爆发也仍然是古典、崇高、理性的昂扬。

西贝柳斯灵动的旋律，竟与芬兰浴这等现世的快乐之物一起代表着芬兰闻名于世，是件很有趣的事。

在芬兰，我从南飞到北，从芬兰湾畔明丽恬静的赫尔辛基到北极圈的拉普兰省会拉旺涅米小城，很少看到西贝柳斯的迹象。只是在一个天光青青的早晨，四点左右，我被极地过早的晨曦引诱着醒来，身不由己地向着水天一色的芬兰湾畔走去，不经意间在赫尔辛基城里的一片小树林中发现了西贝柳斯的铜塑像：那么简朴的线条，只是他的头颅雕塑而已。



西贝柳斯的头颅就镶嵌在芬兰的大地上

西贝柳斯，一颗智慧的头颅，枕着绵亘苍劲的大山，那花岗岩石就是他的身体，整个芬兰苍茫的大地中都律动

着西贝柳斯的音乐。他在闭目沉思，可他的心在芬兰山川中跳动，芬兰不就是一个巨大的音箱吗？它的中心是西贝柳斯的心发出的旋律。

这样朴素洁净的一尊头像，韵味却深邃隽永，表面的沉寂透着十足的动感。谁都可以拥抱西贝柳斯的头颅，可以在此抚动芬兰这架巨大的竖琴，去感知那种心的律动。

在西贝柳斯头像旁，是一架由上百根管子组成的管风琴群雕。你不能不被这雕塑的遒劲所震撼，又是这样一种天崩地裂、狂涛拍岸的粗砺动感，似乎那是万丈悬崖在一起轰鸣着山的旋律，不仅仅如此，是山的旋律自己迸发着音乐的线条。

尽管在芬兰那些天里我很少见到有关西贝柳斯的痕迹，可我在感知他，最终我从这两座雕像中受到了神喻，西贝柳斯的音乐之魂就是这芬兰的自然，是芬兰山水之灵的律动。

当初读斯太尔夫人关于自然体貌对欧洲北方文学的‘自然决定论”，很为其偏激而心仪。她谈到北方文学的特征是：崇高、伟大、忧郁、痛苦、战斗和独立不羁的精神。

芬兰（及整个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自然体貌无不在昭示这种论述的真理性。一国如此辽远而风貌一致的天然景象，不能不成为这一国诗魂的心灵对应并与之互为意象。芬兰的千座湖泊、千里苍山、千里林海，夏日短促喷发着的美丽与冬日沉沉大地中忧郁哀凉的民族心态，本身就是一首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套曲，是一座音乐雕塑。



西贝柳斯头像旁就是这山一样的管风琴雕塑，芬兰的山水在律动着旋律。

这种感觉越往芬兰北部走会越为强烈。

来到北极圈内的拉普兰省会拉旺涅米，那里的夏天，是苍翠山峦与明澈湍流组成的世界。一年中这样的天光

水色是那么短暂，芬兰人在燃起篝火欢度“仲夏夜”。那一天，整个芬兰载歌载舞，五彩缤纷的衣着似与那静寂的山水和凉意徐拂的气候极不相称。但这是他们最美丽的季节中那个“仲夏夜”，人们像中国人守岁一样守到午夜，不约而同地遥望天际上那一轮金黄火红的绚烂日头。午夜时分，太阳在人们的注目下辉煌地徐徐落山，大地山水在薄暮下反射着那层金灿灿的光芒，地平线与天际交汇在翻腾的金色流云中。蓦地，那轮落日微微颤抖一下，又神奇地徐徐上升，拖着缕缕绵长的金丝银线在腾空跃起。我相信，那一刻，整个芬兰都在欢呼歌唱。

这种狂喜之后，芬兰就要渐渐没入秋冬，漫长的秋冬，一天比一天更深地笼罩在一层淡蓝的气色中，最长时一天中只有中午能像平日清晨一样有几小时微熹。在那漫漫长夜中，人要为之付出怎样的毅力才能留住心中的太阳。

斯太尔人这样说：“北方各民族萦怀于心的不是逸乐而是痛苦，他们的想象却因而更加丰富。大自然的景象在他们身上起着强烈的作用……惟有这个特点才构成这个民族的本质。”

西贝柳斯这架芬兰民族的竖琴，弹奏的正是这种诗性的民族灵魂——抑郁、哀婉，但是永远浸透着山一样的坚贞和辽阔冻土下躁动的火热。偶尔的一阵喷薄爆发，那声音也决不清脆，而是底蕴十足的雄浑与激昂，教人感觉出古典的哲学意味。斯太尔夫人称“忧郁的诗歌是和哲学最为协调的诗歌”。

在芬兰的苍茫山水间匆匆走过，每一步都踏在音乐上。我其实是在西贝柳斯轰鸣的胸膛上俯首贴耳，谛听他在芬兰大地深处律动而出的天籁。

玛斯科瓦

莫斯科三个字在俄语里准确的发音应该是玛斯科瓦，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上，用俄文念起来十分动听，让我想起小时候读《战争与和平》的一段情节：一位俄国将军站在莫斯科城外遥望着这座世界名城说莫斯科看上去像母亲。是的，俄文里玛斯科瓦这个词词尾是 A，是阴性的。

1973年上中学念的外语是俄语，而且一学就喜欢，尽管是在中苏敌对的时候。因为我实在喜欢俄语里那个卷舌颤音，有时一个词居然要颤动多次舌头才能念下来，很是过瘾。俄文给我的是一种艺术享受。我的俄文老师是哈尔滨外院的高材生，毕业后进中央部委当了翻译，但因为打成右派被下放中学当了教师，对万念俱灰的他来说，培养几个优秀的学生似乎成了一种慰藉。我因为热爱俄语，被他视为高足。除了学习，我们师徒二人也有过些过心的话，他告诉我他平生最大的遗憾是学了俄语却没去过苏联，没去莫斯科大学留学。



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童年里老师讲给我的梦，我替他来圆。

他的这个梦居然在多年后由我来圆了。虽然命运没有让我最终念俄文专业，而是念了英文。但我来到了“玛斯科瓦”，来到了他梦想留学的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校园里漫游。中学时代学的

那点俄文居然派上了用场，居然可以问路，可以毫无障碍地换车，感觉就像在英语国家里那么畅通无阻。

对莫斯科自然是一见钟情，估计与老师当年的熏陶很有关系，与我懂点俄语能借此自由自在地穿梭在这座城市有关。因此我特别想告诉不懂俄语的人：莫斯科的名字应该是玛斯科瓦！

莫斯科这座城市的确是迷人的。用雄伟、壮观、气势雄浑和威严恢宏这些字眼来形容莫斯科自然毫不过分：宽阔的街道、典型的高大庄重的俄式大厦比比皆是，金色的教堂点缀其间，大大小小的广场都用历史名人的名字命名，名人雕像遍布全城，矗立在街心花园供人们瞻仰。令人惊叹的是莫斯科的地铁车站，每座车站的站台都像金碧辉煌的宫殿和美术馆，雕塑和壁画成了这些车站的装饰品，而且风格各异，莫斯科的倬倬大气由此可见一斑。站在山上俯瞰莫斯科城，我没有想到“母亲”这个字眼，但看着宽阔清澈的莫斯科河在这些林立的大厦和教堂中蜿蜒而过，看到城中林木葱茏生机勃勃的景象，我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为它的华贵典雅，为它的雍容威武，感到它是一首磅礴的交响诗。这样的城市为博大深厚的文化底蕴所烘托，是世界上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

一连几天，我就那么漫无边际地游走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感受这座城市，感到像旧地重游一般，似乎我很久以前就来过。这和我学俄语时对莫斯科早就有所了解有关系。对这座城市，中国人特别是我的老师那一代人曾有过憧憬与向往，把它当作一个圣地，把所有美好的希望都寄托在它身上。后来这个希望随着共产阵营的破裂而粉碎，但莫斯科这座城市的高大威严



新处女公墓，可以在这里与无数的苏俄名人对视。

依然令人肃然起敬。时过境迁，如今人们连对俄罗斯文化的肃然起敬都顾不上了，目光欣然转向纽约，转向东京、伦敦、法兰克福、巴黎……甚至首尔，那些地方成了人们的梦之所在，莫斯科自然是被冷落在视线之外的，一说走向世界，甚至莫斯科根本不在“世界”范围内了。人就是这么实际，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当年强盛时期，苏联人不也是睥睨四周吗？但愿人们的心态能够在不断的兴盛与挫折的起伏中变得平和，能够真正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懂得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的道理。

但是，凡人总是难以免俗。我就在某种心理落差中行走在莫斯科，衣袋里的美元似乎支撑着我的信心，让我不觉得在这座城市里捉襟见肘；改革开放后日渐肥起来的下水也让我心里很有底气，因为我面对的是一座宏伟的城市里物质的匮乏、店面的破旧、街面的失修和到处都有的购物长队。当俄国人与我谈话时不断地说中国人富了，中国人衣食丰足时，我的自豪和满足往往是难以掩饰的。但知识分子的理性告诉我，自己不过是生在中国城市里的幸运儿，不过是改革开放较早的受益者。中国还有那么多为温饱挣扎的人，还有那么多下岗失业朝不保夕的人，作为一个



1988 年春天 28 岁的我，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在红场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 仰望那克里姆林红星 / 沉重地红着 （某游客摄）
"

民族，我们还是个发展中的国家，没有理由怜悯别人。在莫斯科，我们仍然要对俄罗斯文化报以崇敬，在这座有着丰厚的人文底蕴的城市面前，我们都是朝圣者，因为我们没有这样一座如此辉煌的城市，我们的古都们被自己的无知和愚昧毁灭了，而且毁灭得那么迅速，古老的北京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那么在“弹指一挥间”落花流水地散了架子，现在再努力“修旧似旧”还有多大意义？当我们发现自己盛着一肚子的“副食”崇拜人家辉煌的文化时，那种心理的落差依然只能用贫穷两个字来描摹。

所以，我希望我的同胞们有机会能这样在莫斯科走一走，好好感受一下这个玛斯科瓦。真的，我们没有这样的城市，我们的深圳，甚至我们的上海，那种灯红酒绿的繁华，那种纸醉金迷的浮华，与莫斯科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以上记录的是我 1988 年走在莫斯科的思绪，一晃十几年过去，我没有再去过莫斯科，据说那里已经变成了富人的乐园。当年的官吏，摇身一变就成了百万富翁，权力和金钱催生出了一个个新贵怪胎。今天的莫斯科已经不存在物资短缺，商店里进口货琳琅满目，富人可以一掷千金，但大多数老百姓仍旧生活在贫困线上，为廉价的食物排长队。而当年他们的权贵享受着特供商品，排长队的也是老百姓。

玛斯科瓦，历史总是把你抛入一个个尴尬的语境，让你辉煌的文化与你的人民的日子处在一种俳谐之中，让人走在你的街道上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沉重地思索。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你祝福，因为我想看到你的和谐，看到你真正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时的玛斯科瓦将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也许骄傲的俄国人也会像中国人把Peking 坚决改为Beijing一样，把莫斯科改为玛斯科瓦呢。